

研究論文

台灣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爲：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

丘昌泰*

摘要

台灣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爲是一個普遍為客家人所認知的公共問題，但欠缺理論上與實證研究上的系統檢討。本文從理論角度提出解釋，並依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所從事的桃竹苗客家族群社會變遷調查資料與質化訪談資料，以探討隱形與顯性客家族群在社會背景、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方面之特徵。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隱性客家人在桃竹苗客家地區的比例約 5%；非客家區域的隱性比例約為 9.4%。從社會背景而論，教育程度愈高、學生、專業技術人員、家管與無業者為隱形化比例較高的對象，性別的區辨力則較不明顯。從語言使用而論，隱性化程度愈高者，其客語能力愈差；子女的客語能力亦連帶受其嚴重影響。與配偶、父母、鄰居、同事、同

*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兼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借調自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本文蒙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謹此致謝。

學或朋友最常使用「福佬話」溝通者，其隱性化程度最高，甚至超過使用「國語」者。隱性客家人通常「不會」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的比例甚高，約 85.7%。接近九成的隱性客家人亦皆「不會」強迫子女一定要娶（嫁）客家人。經過質化訪談結果發現，構成客家隱形的五大因素是：（一）弱勢族群說；（二）文化融合說；（三）語言流失說；（四）歷史包袱說；（五）自利動機說，這些原因確實存在於現實的客家社群當中。基於前述發現，作者建議應正視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爲，同時呼籲客家族群應走出隱形族群的悲情，以健康心態重新看待客家人的隱形化，使客家族群能在結構多元主義（structural pluralism）中建構其應有的自主論述空間。

關鍵詞：客家族群、隱形人、單面向族群同化、非決策制定、權力三面向

A Study of the Hakka's Invisibility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ir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Chang-Tay Chiou

Abstract

The Hakka's invisible behavior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roblems in Taiwan. However, the problems have not been examined systematically through theoretically founded research. The paper, based upon the quantitative data entitled as "Social Change for the Hakka in Northern Taiwan: 2004 Report"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Hakka's invisible behavior, especially focusing upon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invisible Hakka in Hakka areas is approximately reaching 5%, while 9.4% is in the Non-Hakka area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invisible Hakka is characterized as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professional/technical analysts, house keepers and unemployed persons. The language use of invisible Hakka tends to use Mandarin or Fulau language. The invisible Hakka's families don't enforc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Hakka language. Qualitative depth interview with 5 persons also showed that the Hakka's invisible behavior is composed of five interrelated factors: minority ethnics, cultural assimilation, language cris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elf-interest.

Key words: Hakka, invisible men, One-dimensional ethnic assimilation, nondecision-making, three faces of power

一、客家族群隱形化概念的剖析

客家族群隱形化問題是客家研究者最關心，也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客家危機之一；闡述此現象最為透徹的是徐正光(2002:4)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一書中的序言：

在台灣，客家人常被稱為社會中的隱形人。他們在一般的生活可以很流利的使用國語或閩南話，但很少或避免使用自己的母語、在社會和政治運動上，他們較少參與，或即使積極的參與，他們也儘可能不凸顯作為一個族群的客家人身份。這樣的一種現象，不只表現在普通的客家人的行為上，即使在國民黨和民進黨裡佔有重要地位的客家人，也很少有例外。換言之，在很多人的印象裡，客家人是一個不具備自主的族群意識的一群人。

羅肇錦(1992:32-33)以「東方的吉普賽人」一詞隱喻客家人移墾打拚的性格，然而，所謂東方的吉普賽人，不是任性遨遊、喝酒唱歌就足以維生，反而是隱忍、勤儉、堅毅、沈默，以走避他方的悲情去面對生命，形成一個看不見的隱形族群。根據學者研究，客家族群的隱形化趨勢，主要是發生於客家族群比例較低的非客家區域，近年來福佬話與文化隨著強勢傳播媒體的薰陶與散播，隱形化現象正逐步地向傳統客家村落蔓延，確實令關心客家文化傳承的人士憂心忡忡，無不質疑客家文化是否正瀕臨「滅種亡族」的關鍵時刻。隱形族群不是一種恭維，而是一種諷刺，乃是指客家人本身缺乏族群認同、我群意識、自我定位與自我觀照的消極態度而言，這種消極退縮的態度使得客家文化的傳承更為困難。台灣客家族群

由於長期側身於社會的邊緣，無法成為族群文化論述的中心，故相較於原住民文化受到法律與憲法層次的保障，客家一直成為台灣社會中被漠視的邊緣族群。一直到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的開拔，才促使台灣客家意識的覺醒，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設置，客家權益與文化才逐漸受到各方重視。

不可否認地，隱形族群通常是少數族群的歷史命運，特別是在一個忽視保障弱勢族群的社會裡，以及一個欠缺族群正義觀的統治體制中，少數族群的隱形化似乎是歷史的必然。必須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少數並非完全是以人口比例的優劣勢而言，同時也含有文化上的意義，凡是在優勢文化支配下的族群，或者是生活水準較低落，經濟水準較落後的族群，都被稱為少數族群(李亦園1999b:220)。

其實，客家人向以中原文化的傳承者自居，晴耕雨讀、詩書傳家成為客家文化傳承的家訓，羅維猛、邱漢章(2003:20-21)指出客家文化意識具有「四重」與「四薄」：(一)重名節，薄功利；(二)重孝悌，薄強權；(三)重信義，薄小人；(四)重文教，薄農工。管仁健(1995)認為客家人的特色是：(一)他是漢族中獨特穩定的族群之一；(二)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三)他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習俗；(四)他有獨特的客家精神。依此看來，客家文化原本是應該值得傳承、珍藏與發揚的中華文化之一，何以在台灣社會中，經過幾十年的共同生活，就刻意隱藏自己的客家身份呢？到底是何種原因，促使客家人的隱形行為？

從相關文獻的分析中，下述幾種說法似乎是幾種可能的解釋：

(一) 弱勢族群說：

戴國輝(1988)指出：根據日本在1901年所做的人口普查，在台灣總人口數中，福佬族群約佔80%，客家人僅佔13%，原住民約為4.5%，這個比例與現在的族群結構相差不大。從當前台灣人口總數上來說，客家人在台灣四大族群中僅佔15%左右，這個比例相較於高達75%的福佬族群而言，實在相差太多；很自然而然地，大家所溝通的語言，所接受的文化都是屬於福佬族群的，少數族群的客家文化很容易被自然地同化，甚至逐漸地消音。在少數族群的聚落空間裡，少數族群若欲對抗主流文化，其力量應來自於構築一個密集的生活與論述空間，如桃竹苗地區，分散的地理空間自然很容易被同化，從而出現隱形化的現象。很明顯地，台灣客家族群座落的地理區位大抵上是屬於桃竹苗地區，這個地區客家人口就佔了一半以上，其他則散居於台中縣、南投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與花蓮等地，¹這樣分散的聚落區位，如果未能形塑高凝聚力的鄉鎮市，客家族群很容易被同化，因而形成為隱形族群。

(二) 文化融合說：

在任何一個人類社會中，少數族群在「文化與族群融合」的旗幟下，很容易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甚至最後落入消失的命運。基此，對於弱勢族群而言，是非常害怕「文化與族群融合」此項政策，

¹ 例如，台中縣（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和平鄉）；南投縣（國姓鄉）；高雄縣（美濃鎮、杉林鄉）；屏東縣（麟洛鄉、竹田鄉、內埔鄉、新埤鄉、佳冬鄉、長治鄉、高樹鄉）；台東縣（關山鎮、池上鄉）；花蓮縣（鳳林鎮、瑞穗鄉）等都是客家鄉鎮，其中以屏東縣的人口比例最高。

因為在文化與族群融合基礎下，弱勢的客家族群很容易成為被影響的對象而成為消失的隱形人。李喬(2002：1-5)就明確表達出對於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的憂慮，他認為除非是兩種文化的族群相差不多，否則少數族群文化一定會被多數族群所代替而形成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王甫昌(2004：141)指出：1980年代以後，正是本土文化復甦的熱潮，使得福佬話成為使用人數較多，而漸漸成為「國語」之外的另一種優勢語言；在這樣的對抗意識之下，客家人的認同意義，乃是針對福佬人這個人數上居於優勢的族群而言。

的確，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最大成就在於形塑強而有力的福佬文化，福佬族群挾其豐厚的政經實力，經營許許多多以福佬話為主的廣播電視節目，時時刻刻發揮語言教育的影響力，滲入客家年輕子弟的腦海中，以致於產生文化傳承的斷層；而在強調選舉的民主政治場合裡，候選人為獲取高比例的福佬選民之支持，動輒以福佬語言作為溝通政見的媒介，在媒體密集重複的洗腦下，福佬文化遂成為最便捷的文化意象，福佬歌曲成為傳頌台灣社會每個角落的心聲，福佬人不知不覺間累積龐大的文化感染實力；為求生存空間，年輕客族面對強勢的福佬語言與文化，不得不學習福佬語，學唱福佬歌曲，失去自我，在公眾場合中盡量掩飾自己的客族身份，使其漸漸「同質化」入福佬族群的生活領域，博得多數人的認同，以發展更多的友誼與爭取資源的機會。

(三) 語言流失說：

此類說法主要是從母語的角度出發，由於福佬話與國語為台灣當前最強勢的兩大語言，大眾傳播與學校教育過去又不重視母語教

育；故客語已退縮成爲家庭使用的語言，在工作與交際場合中，客語幾乎已完全喪失其社會功能（管仁健 1995）。徐正光、蕭新煌（1995）曾調查台北地區四十歲以上的客家人，大約只有一半能說流利的客家話；夫妻間的溝通或和子女的溝通，只有不到二成使用客語；他們發現：在公共場合使用的語言，68%是國語，28%是使用福佬話，僅有 4%使用客語，可見客語只限於家中使用，在公共場合則使用國語，客家人遂成爲隱形族群。徐正光（1994：15）引述黃宣範（1993）的調查發現：相對於福佬話的流失率僅有 1%，客家話的流失率大約爲 22.4%-26.4%之間，可見客語在客語家庭中消失的情形相當嚴重。在不同族群通婚家庭關係中，客家話的消失最爲嚴重，不管父親或母親是客家人，家庭將語言傳給下一代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四）歷史包袱說：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軍攻佔台灣，公布「台灣編查流寓條例」，「渡台三禁」，因而來台人數銳減，成爲少數族群。後來，康熙二十三年，取消海禁，嘉應州的客家人乃大量遷入台灣，並與較早進入台灣的福建移民爭田、爭地、爭水，使得客家人被迫轉向貧瘠的山區耕耘，留在都會區的客家人則被迫隱形，導致客家人與福佬人的關係並不融洽。康熙六十年（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原本是反抗滿清的民變，在清朝刻意製造族群的矛盾情形下，竟然在台灣南部發生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大型械鬥。1786 年，彰化地區發生規模龐大的林爽文事件，戰火延續至 1788 年，至少十萬人喪生，這是由於客家人憎恨滿人袒護福佬人而造成的集體械鬥。此後，福佬與客家人經常在不同祖籍群體間發生分類械鬥，彼此隔閡甚深。乾隆

年間，客家人被清廷褒封爲平亂有功，稱爲「義民」，興建義民廟，成爲客家人的信仰（劉純杏 2001：19-20）。日本統治台灣後，在戶籍上將台灣民眾的籍貫分爲閩粵兩籍，閩客互不往來、不通婚姻的情形相當普遍（王甫昌 2004：125-127），居於少數的客族基於上述歷史因素而在公共場域中變得相當退縮。

（五）自利動機說：

此種解釋似與文化融合說、語言流失說有重疊之處，但差異點在於此項說法主要是從「個人」層面去做解釋，文化融合與語言流失則就「整體」面向作解釋。自利動機說係指隱藏身份有助於自己謀求社會資源與工作機會，王甫昌（2004：131）指出：台灣在 1960 年代後，由於都市化與工業化的快速變遷，造成許多客家人進入都市就學與就業，目前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住在台灣傳統的客家村落。這些進入都會地區的客家人由於人口比例較低，基於工作機會的競爭，寧願學習優勢族群使用的共同語言；再加上都市地區的居住環境不像傳統客家村莊那樣的集中，散居各地的結果，缺乏學習與使用客語的環境，使得許多客家人漸漸失去使用客語的能力與習慣。這種論述相當類似於 Hechter(1975)的「核心\邊陲地區」理論，核心地區的經濟整合，必將導致地區間的文化整合，形成一個國家內部的殖民主義 (Internal colonialism)。事實上，根據學者的論述，客家族群隱形化最嚴重的區域，大都發生於經濟活動最爲頻繁的非客家都會地區，客家族群爲謀生存，進入該經濟活動圈中，自然而然設法融入其生活機能中，無形中消弭客家族群的自我意識（蕭新煌、黃世明 2001：526）。

本文主要是針對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爲進行學術性的探

討，客家族群的隱形化，此一名詞在客家研究文獻中可以說耳熟能詳，一般客家研究者總是認為客家族群為一脫離自我、不具族群意識的隱形族群。然而，究竟甚麼是客家族群的隱形化行爲？在全國客家人口最高比例的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隱形化情形如何？從隱形族群的社會背景、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來看，到底客家族群的隱形化結構與特徵爲何？形成之因素爲何？以下將針對這些論點一一加以敘述。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爲了瞭解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自我隱形化行爲，首先必須設計一套「客家族群隱形化態度量表」。由於現行客家研究文獻中沒有任何相關的實證研究，本文作者主要是根據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執行的「桃竹苗客家地區社會變遷調查」之部分成果進行探討（丘昌泰、張翰璧、鄭曉峰 2004）。

客家人的隱形化行爲的概念化過程，從相關文獻而言，客家人的自我隱形化行爲係指客家人在公開場合，不願意公開自己客家身份的行爲；換言之，這是一種在進行自我介紹時，即便是被問到族群議題，仍採取曖昧、保密或拒絕承認的否定態度。該測量題目之設計與修正，首先從相關文獻中建立前述的定義，予以概念化，然後前後舉行三次的焦點團體座談會進行概念的修正與運作化：第一次焦點團體會議於台北場次，地點爲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針對測量題目初稿進行討論，並且加以修正成爲測量項目一稿。第二次焦點團體會議於中壢場次舉行，開會地點爲中央大學客家學

院，並且修正成爲測量項目二稿。第三次焦點團體會議仍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舉行，綜合所有修正意見，確定爲測量項目三稿。

基此，「客家族群隱形化態度量表」的題目有兩題：

- 一、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 (1) 主動表明；(2) 被詢問時才表明；(3) 模糊以對；(4) 不願意承認。在這個題目設計上，回答主動表明者爲「完全顯性」客家人，被詢問時才表明者爲「顯性」客家人，若未被詢問很有可能加以隱藏起來，成爲「隱性」客家人，至於「模糊以對」與「不願意承認」都可視爲「完全隱性」客家人。
- 二、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 (1) 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2) 多數認識的人知道；(3) 少數人知道；(4) 幾乎沒有人知道。在這個題目設計上，回答「幾乎有認識的人都知道」者爲「完全顯性」客家人，「多數認識的人都知道」者爲「顯性」客家人，至於「少數人知道」與「幾乎沒有人知道」視爲「完全隱性」客家人。

依據客家隱形測量指標，本研究問題主要有下列幾項：

- 一、在桃竹苗客家區域中，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爲何？若將客家人口佔該鄉鎮市總人口 40%以上視爲「客家區域」，²若在 40%以下則視爲「非客家區域」，則客家與非客家區域之顯性與隱性人口比例各爲何？從理論上來說，居住在客家區域的客家人，其隱性人口比例應該低於非客家區域。

² 甚麼是客家區域？實在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供參考，楊文山（2004）係以 50%爲劃分標準，作者認爲這個比例或許太高了一些，若以此標準來劃分，則台灣屬於客家區域者實在不多，故本研究係採 40%的客家人口比例。

二、從客家族群的社經背景而言，如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型態而論，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各為何？從受訪者的社經背景是否可以瞭解到底具備何種身份的客家人，比較容易隱形？

三、從語言使用的狀況而言，隱性客家人使用非客語（福佬話與國語）的人口比例是否比顯性客家人為高？此處所為客語使用狀況，係指：（1）您會說、會聽客家話嗎？（2）您跟配偶最常用甚麼語言溝通？（3）父母親彼此之間最常用甚麼語言溝通？（4）鄰居之間最常用甚麼語言溝通？（5）同事、同學或朋友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6）您的小孩是否會說、會聽客家話？

四、從族群意識而論，隱性客家人對客家族群的自我認同意識是否較顯性客家人為低落？所謂族群認同意識，其態度量表分別是：（1）您是否同意「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客家人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2）您是否同意「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3）在您的朋友當中，您最相信哪一族群？（4）如果社會可分為上層、中上、中層、中下、下層五個階級，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5）是否要求子女一定要跟您學習說客家話？（6）會不會希望子女儘量嫁（或娶）客家人？

在本研究中，上述的兩組變項，其中「客家族群隱形化態度量表」可視為因變項。至於自變項之選擇主要係參考楊文山(2004)、梁世武(2003)、黃河(2002)、曹逢甫、黃雅瑜(2002)之調查經驗，其中社經背景變項，如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型態幾乎是被視為基本

的調查項目，無庸贅述；至於居住區域（客家或非客家）、³ 語言使用狀況、族群認同三大變項則引述楊文山(2004)的調查。茲將因變項與自變項之關係繪製如圖 1，以瞭解此兩組變項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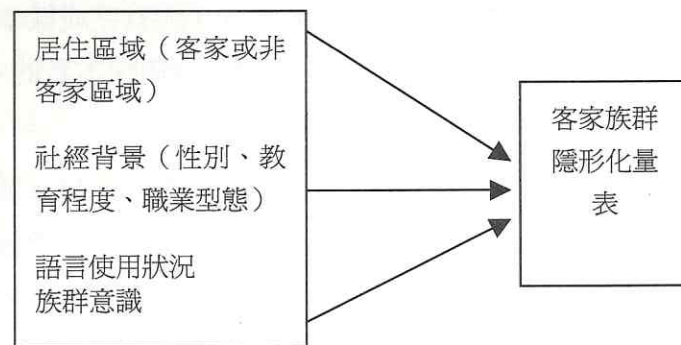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架構

本調查之母體係居住於桃竹苗地區（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二十歲以上公民。每樣本戶採任意成人法，以接電話第一人，且符合二十歲以上、具投票權與完整表達能力條件者為本研究調查之合格樣本，但控制受訪樣本之性別比例與居住區域，使樣本與母體之性別與居住比例完全一樣，經卡方檢定為無顯著差異性，顯示本調查樣本在性別與居住地區雙重特徵上具代表性。若某受訪樣本訪談不成功或無合格樣本時，電腦電話訪問輔助系統（CATI系統）將產生相同區域的替代樣本戶電話，再行撥號，直到訪談成

³ 有關「客家」與「非客家區域」的劃分很難有統一而正確的劃分標準，本研究主要是根據楊文山(2004)對於全國客家人口數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至於 40%的劃分基準，則是諮詢若干客家研究者而定的標準。另外，此處所為的區域係指鄉鎮市而言。有關客家區域與非客家區域的人口分佈情況，請參閱附錄一。

功爲止，確保樣本代表性（丘昌泰、張翰璧、鄭曉峰 2004）。

本次調查係委託國立台北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進行調查，訪員則限定必須以客語交談，故所有訪員均來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與台北縣客語師資培訓班之種子教師。本次調查完成樣本總數爲 2,370 份，其中客家族群樣本共計 1,074 份，佔總樣本數的 45.53%，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爲 $\pm 2.01\%$ 。

爲了進一步瞭解客家族群隱形化的原因，我們進行前述量化分析後，再訪問五位客家人進行半小時之質化訪問，針對可能隱形的五大原因進行分析，以檢證是否存在著文獻所指稱的原因，這五大原因分別是：（一）弱勢族群說；（二）文化融合說；（三）語言流失說；（四）歷史包袱說；（五）自利動機說。

三、實證結果分析

茲將調查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若以第一個指標來分析：「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回答「主動表明」的完全顯性客家人，佔 48.04%(516)；「被詢問時才表明」的顯性客家人，約爲 47.39%(509)，至於回答「模糊以對」者 (2.79%) 及「不願意承認」者 (1.77%) 的完全隱性客家人比例約爲 4.6% (表 1)。

至於在「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指標方面，回答「幾乎所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佔 72.91%(783)，此爲完全顯性

客家人之比例；「多數認識的人知道」者爲 21.69%(233)，此爲顯性客家人比例；少數人知道者爲 4.00%(43)；幾乎沒有人知道者則爲 1.40%(15)，兩者合計 5.4%，此爲完全隱性客家人之比例（表 1）。

從這個調查結果可以得知，隱性客家人在桃竹苗客家地區的比例並不高，大約不到 5%，若以全國人口數粗估達 440 萬爲例，全國客家隱形人口大約爲 22 萬人左右。隱性客家人比例之所以不高，其主要原因在於這是以客家族群爲主的區域，其他族群反而成爲少數，故趨於隱形的反而可能是其他族群。

不過，以兩個指標的測量結果來看，第一個指標大約存在四成七的顯性客家人，第二個指標則僅有二成的顯性客家人。

進一步以桃竹苗的「客家區域」與「非客家區域」進行客家隱性人口比例的比較，第二項指標與客家族群的居住區域具顯著關聯性，其中「非客家區域」的隱性比例，約爲 9.4%，高於「客家區域」的 4.1%，約達兩倍之譜；依據 9.4%之比例來推估，至少全國有接近 40 萬人左右。第一項指標雖與居住區域未呈顯著相關性，但居住於非客家區域之隱性人口確實比客家區域來得多（表 2）。

何以客家人不願意主動表露其身份？以上述的理論爲基礎，根據作者訪談幾位客家人的結果顯示，得知其隱形原因大抵與前述理論之詮釋相差不多：（一）在福佬族群人口比例相差懸殊的社會中，客家人的隱形是福佬語言與文化雙重自然同化的結果；（二）希望能夠融入主流族群的語言文化系統內，以顯示其對該團體的認同，爭取社會地位與資源；若顯示其客家身份，可能不利於社會資源的攫取與社會地位的競爭；（三）閩客械鬥的歷史陰影，刻意隱藏身份，以免影響良好的社會關係。（四）客家人在社會中有若干不好的刻板

印象，如客家人吝嗇、大男人主義等，顯露身份反而無法營造良好的社會關係。(五)客家文化沒有甚麼特殊之處，不值得表露其身份。

表 1 桃竹苗地區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48.0(516)	47.4(509)	4.6(49)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72.9(783)	21.7(233)	5.4(58)

表 2 客家與非客家區域的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居住區域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家區域	48.6(393)	47.4(383)	4.0(32)
非客家區域	46.2(123)	47.4(126)	6.4(17)

居住區域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家區域	75.1(607)	20.8(168)	4.1(33)
非客家區域	66.2(176)	24.4(65)	9.4(25)

(二) 社經背景與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從性別分析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僅有第二個指標呈現統計相關性 ($p^{**} < 0.01$)，客家隱性人口的男女比例一樣，但完全顯性人口則男多於女性；第一個指標雖未呈現統計顯著性，但完全顯性的人口比例仍是男多於女，隱性人口也是男多於女 (表 3)。⁴

表 3 從性別分析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性別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男	49.4(254)	45.7(235)	4.9(25)
女	46.8(262)	48.9(27.4)	4.3(24)

性別	$p^{**} < 0.01$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男	75.1(607)	20.8(168)	4.1(33)
女	66.2(176)	24.4(65)	9.4(25)

⁴ 統計調查結果的不一致是調查研究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作者只能將此事實說明，但往往無法提出解釋，有待後來研究者繼續檢證此種關係的穩定性。是故何以第一項指標有顯著差異？第二項指標卻沒有任何統計顯著性？其實，任何民意調查者都不敢任意賦予解釋，或許是調查題目本身的問題，或許是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或許是訪員的誤差等都有可能。本文有關兩道測量题目的調查結果中，不一致的地方僅有兩處而已（性別與是否以身為客家人為榮），其他所有的關係都是一致的，具有統計顯著性，故從整體調查的趨勢 (tendency) 去判斷，很顯然本研究所設定的自變項與因變項之關係是可以接受的，請讀者務必瞭解此點，不能斷章取義地僅從一處的不一致就任意否定本研究的結論。

男	73.0(375)	21.6(111)	5.4(28)
女	72.9(408)	21.8(122)	5.4(30)

從教育程度分析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兩個隱形化測量指標與顯性或隱性人口比例均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 ($p^{***} < 0.001$)，可以看出的趨勢是：教育程度愈高，則隱性化的趨勢愈為明顯；如第二個指標中的大學以上程度的隱形客家人口比例高達 9.4%，完全顯性人口則是所有教育程度階層中最低者，約為 63.5% (表 4)；第一個指標的趨勢稍不明顯，但從表 4 中仍可看出其大體上的發展趨勢：完全隱性人口比例最高者為大學程度以上 (6.8%)，完全顯性客家人口 (33.2%) 則是比例最低者。

表 4 從教育程度分析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p^{***} < 0.001$ 教育程度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小學、自修或不識字	55.3(125)	39.4(89)	5.3(12)
國(初)中	66.2(96)	31.0(45)	2.8(4)
高中(職)	48.8(191)	48.1(188)	3.1(12)
大學(專科)以上	33.2(103)	60.0(186)	6.8(21)

$p^{***} < 0.001$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小學、自修或不識字	75.7(171)	22.1(50)	2.2(5)

國(初)中	89.7(130)	6.9(10)	3.4(5)
高中(職)	72.4(283)	22.8(89)	4.9(19)
大學(專科)以上	63.5(197)	27.1(84)	9.4(29)

從受訪者之職業型態來看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兩個測量指標與顯性或隱性人口比例均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 ($p^{***} < 0.001$)，以第一個指標而言，完全隱性人口主要是出現於下列職業類別：學生 (10.6%)、無業 (9.1%)、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7.5%)、專業人員 (6.7%) 與家管 (5.6%)。以第二個指標而論，則完全隱性人口則出現於：學生 (14.9%)、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11.1%)、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8.8%)、專業人員 (7.9%) 與家管 (6.2%) (表 5)。

從前述兩個指標看來，以職業類別來看，最容易隱形化的客家族群是學生，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 (如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專業人員)、再其次是家管與無業者。

表 5 從職業型態分析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比例

$p^{***} < 0.001$ 職業型態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₁	57.9(22)	36.8(14)	5.3(2)
專業人員	30.3(27)	62.9(56)	6.7(6)
技術員及助理人員 ₁	51.3(58)	45.1(51)	3.5(4)
事務工作人員 ₁	41.3(26)	58.7(37)	0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44.2(84)	53.2(101)	2.6(5)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53.8(28)	42.3(22)	3.8(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48.8(39)	43.8(35)	7.5(6)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66.7(6)	33.3(3)	0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56.5(13)	43.5(10)	0
學生	17.0(8)	72.3(34)	10.6(5)
家庭管理（家庭主婦）	52.2(84)	42.2(68)	5.6(9)
退休	54.7(58)	41.5(44)	3.8(4)
無業	58.2(32)	32.7(18)	9.1(5)
自由業	73.7(28)	23.7(9)	2.6(1)

p*** < 0.001 職業型態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₁	86.8(33)	13.2(5)	0
專業人員	70.8(63)	21.3(19)	7.9(7)
技術員及助理人員 ₁	74.3(84)	21.2(24)	4.4(5)
事務工作人員 ₁	66.7(42)	30.2(19)	3.2(2)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65.3(124)	28.9(55)	5.8(11)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6.9(40)	23.1(12)	0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76.3(61)	15.0(12)	8.8(7)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	77.8(7)	11.1(1)	11.1(1)

裝工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87.0(20)	8.7(2)	4.3(1)
學生	40.4(19)	44.7(21)	14.9(7)
家庭管理（家庭主婦）	77.6(125)	16.1(26)	6.2(10)
退休	74.5(79)	21.7(23)	3.8(4)
無業	81.8(45)	12.7(7)	5.5(3)
自由業	89.5(34)	10.5(4)	0

（三）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的語言使用情況

從客語使用能力來看，從表 6 中的第一個與第二個指標呈現出非常顯著相關性，以第一個指標而論，在顯性或隱性客家人當中，「說與聽都沒有問題」比例最低者為完全隱性客家人，約為七成一；比例最高者為完全顯性客家人，高達九成四。「說的不流利，只聽懂一點」與「完全聽不懂」兩者合計之比例，完全隱性客家人約有 16.3%（10.2%+6.1%）；完全顯性客家人則僅有 1.4%，顯示隱性程度愈深者，則其客語能力愈差。第二個指標呈現的上述事實更為清楚，「說與聽都沒有問題」比例僅有 44.8%，明顯地低於完全顯性或顯性客家人；「說的不流利，只聽懂一點」與「完全聽不懂」兩者合計之比例，完全隱性客家人更高達 31%（20.7%+10.3%）。

表 6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的客語能力

p*** < 0.001 您會說會聽客家話嗎？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說與聽都沒有問題	94.4(487)	83.1(423)	71.4(35)
說的不流利，但聽沒問題	4.3(22)	9.4(48)	12.2(6)
說的不流利，只聽懂一點	1.2(6)	4.5(23)	10.2(5)
完全聽不懂	0.2(1)	2.9(15)	6.1(3)
總計	100(516)	100(509)	100(49)

p*** < 0.001 您會說會聽客家話嗎？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說與聽都沒有問題	93.2(730)	81.1(189)	44.8(26)
說的不流利，但聽沒問題	4.6(36)	11.2(26)	24.1(14)
說的不流利，只聽懂一點	1.0(8)	6.0(14)	20.7(12)
完全聽不懂	1.1(9)	1.7(4)	10.3(6)
總計	100(783)	100(233)	100(58)

從表 7 的結果顯示：以第一個指標而言，小孩的客語能力與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在完全隱性的客家人口中，約有 31.4% 的小孩「完全聽不懂」客語，20% 的小孩「說得不流利，只聽懂一點」；在完全顯性客家人口中，子女說與聽都沒有問題的比例為 52.3%；顯性客家人的小孩則有 45.8% 說聽客語能力沒有問題。第二個指標，與顯性或隱性的程度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關聯性，在完全隱性客家人當中，小孩完全聽不懂的比例約為 48.7%，說得不流利，只聽懂一點的比例為 20.5%，兩者合計六成九，比例甚高，可見愈趨隱形化的客家家庭，則其子女的客語能力明顯退步甚多，值得警惕。

表 7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子女的客語能力

p*** < 0.001 您的子女是否會說會聽客家話？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說與聽都沒有問題	52.3(238)	45.8(175)	34.3(12)
說的不流利，但聽沒問題	25.7(117)	26.7(102)	14.3(5)
說得不流利，只聽懂一點	16.3(74)	14.7(56)	20(7)
完全聽不懂	5.7(26)	12.8(49)	31.4(11)
總計	100(455)	100(382)	100(35)

p*** < 0.001 您的小孩是否會說會聽客家話？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說與聽都沒有問題	48.6(320)	58.3(102)	7.7(3)
說的不流利，但聽沒問題	27.8(183)	18.3(32)	23.1(9)
說得不流利，只聽懂一點	16.1(106)	13.1(23)	20.5(8)
完全聽不懂	7.4(49)	10.3(18)	48.7(19)
總計	100(658)	100(175)	100(39)

與配偶最常用何種語言進行溝通？該兩指標與配偶最常用的語言類別之間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 ($p^{***} < 0.001$)；從表 8 中的第一個指標中可以得知：以客語溝通者，完全隱性人口僅有 2.6%，比例最低；以福佬話溝通者，則完全隱性人口則揚升至 11.4%；至於以國語溝通者，則完全隱性人口比例為 5.2%。第二個指標的分析亦可得到下列結果：以客語溝通者，完全隱性人口僅有 0.8%，比例最低；以福佬話溝通者，則完全隱性人口則揚升至 18.2%；至於以國語溝通者，則完全隱性人口比例為 9.4%。

從上述的分析可知：只要是使用福佬話，其隱性化的趨勢就甚為明顯，其隱形化程度較使用國語者更為明顯。

表 8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與配偶溝通的語言

p*** < 0.001 您跟配偶最常用什麼 語言溝通？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⁵
客語	58.9(313)	38.4(204)	2.6(14)

⁵ 本研究所有的調查表格，都是以「橫向」百分比作為分析基礎，換言之，各橫向表格內的百分比加總起來應該等於百分之百。這樣的表達方式是企圖扣緊本研究題目副標題：顯性與隱性客家人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很輕易地瞭解在「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測量題目中到底有多少人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同樣道理，我們才能知道「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測量題目中顯性與隱性客家人之比例。當然，讀者可以從「縱向」當作百分比來計算，但如此一來，解讀又不同。這不能說是誰正確、誰錯誤的問題，而是要看解讀方式與上下表格的敘述一貫性，前述各表中的解讀皆以「橫向」為基礎，何以到此表卻以「縱向」為解讀方式，這是不允許的。

福佬話	52.3(23)	36.4(16)	11.4(5)
國語	39.5(122)	55.3(171)	5.2(16)

p*** < 0.001 您跟配偶最常用什麼 語言溝通？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79.5(422)	19.8(105)	0.8(4)
福佬話	52.3(23)	29.5(13)	18.2(8)
國語	72.2(233)	18.4(57)	9.4(29)

從表 9 中，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與父母溝通語言之間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以第一個指標而論，使用客語與父母溝通者，隱性人口比例僅有 2.7%，使用福佬話者，隱性人口提高至 21.9%；至於使用國語者，則降至 7.8%。第二個指標的趨勢大抵相同，使用福佬話、國語與客語的隱性人口比例分別是：29.7%、18%、1.8%。從這些發現看來，與父母溝通用福佬話者，其隱形化程度最深。

表 9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與父母溝通的語言

p*** < 0.001 父母親彼此之間最 常用什麼語言溝 通？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53.7(471)	43.6(382)	2.7(24)
福佬話	18.8(12)	59.4(38)	21.9(14)

國語	25.0(32)	67.2(86)	7.8(10)
----	----------	----------	---------

p*** < 0.001 父母親彼此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77.9(683)	20.3(178)	1.8(16)
	福佬話	42.2(27)	28.1(18)	29.7(19)
	國語	53.9(69)	28.1(36)	18.0(23)

從表 10 中可以看出：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與鄰居溝通語言類型兩者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相關性，無論是第一與第二指標，其趨勢也是與配偶、父母親的溝通型態是相類似的，使用福佬話的程度愈高，則隱形化程度愈高，分別是：15.5% 與 19%。其次是使用國語，隱形人口比例分別是：6%與 11.1%（表 10）。

表 10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與鄰居溝通的語言

p*** < 0.001 鄰居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54.8(356)	42.5(276)	2.8(18)
	福佬話	48.8(41)	35.7(30)	15.5(13)
	國語	33.6(100)	60.4(180)	6.0(18)

p*** < 0.001 鄰居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77.1(501)	21.8(142)	1.1(7)
	福佬話	61.9(52)	19.0(16)	19.0(16)
	國語	65.1(194)	23.8(71)	11.1(33)

從表 11 中可以看出：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與同學、同事或朋友溝通語言類型兩者呈現非常顯著的相關性，無論是第一與第二指標，其趨勢也是與配偶、父母親、鄰居的溝通型態是相類似的，使用福佬話的程度愈高，則隱形化程度愈高，分別是：13.3% 與 18.7%。其次是使用國語，隱形人口比例分別是：5.2%與 8.7%，兩者語言的隱形人口比例都高於客語使用者（表 11）。

表 11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中與同事、同學或朋友的語言

p*** < 0.001 同事、同學或朋友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55.3(266)	41.8(201)	2.9(14)
	福佬話	45.3(34)	41.3(31)	13.3(10)
	國語	40.1(185)	54.7(252)	5.2(24)

p*** < 0.001 同事、同學或朋友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客語	74.0(356)	25.6(123)	0.4(2)
福佬話	66.7(50)	14.7(11)	18.7(14)
國語	71.4(329)	20.0(92)	8.7(40)

(四) 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的族群認同

從表 12 中的第一個指標而言，您是否同意「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客家人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這個變項與第一個隱形化測量指標間呈現顯著的統計關係 ($p^* < 0.05$)。顯性或完全顯性的客家族群，愈傾向於支持「客家族群為弱勢族群」的看法，其中尤以顯性族群為最 (67.4%)；至於完全隱性的客家人，相較於完全顯性或顯性客家人，則傾向於不同意「客家族群為弱勢族群」的看法 (51.2%)。

從表 12 中的第二個指標而言，我們發現：完全隱性與顯性或完全顯性的客家族群呈現明顯的不同，且其差異具有非常顯著的統計關係 ($p^{***} < 0.001$)；基本上，完全隱性的客家人，愈不同意「客家族群為弱勢族群」，完全顯性或顯性客家人則傾向於同意「客家族群為弱勢族群」的看法。

表 12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客家人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的同意度

p* < 0.05 您是否同意「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客家人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正向態度*	62.5(300)	67.4(317)	51.2(22)
負向態度	37.5(180)	32.6(153)	48.8(21)
總計	100(480)	100(470)	100(43)

p*** < 0.001 您是否同意「在目前台灣社會中，客家人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正向態度	61.8(445)	78.2(176)	37.5(18)
負向態度	38.2(275)	21.8(49)	62.5(30)
總計	100(720)	100(225)	100(48)

註：正向態度係指在同意度方面表現出「非常同意」與「同意」的加總；至於負向態度指在同意度方面表現出「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的立場，以下均同。

從表 13 中的第一個指標而言，無論是完全顯性、顯性或完全隱性客家人，均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且兩者呈顯著的統計關係 ($p^{**} < 0.01$)，其中以完全隱性者之比例稍低 (87.5%)。第二個指標，未呈現顯著的統計關係，但從數據來看，基本上仍顯示出完全隱性的客家人以身為客家人的尊榮感程度較低。

表 13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的同意度

p** < 0.01 您是否同意「我以身 為客家人為榮」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 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正向態度	96.6(480)	94.1(434)	87.5(35)
負向態度	3.4(17)	5.9(27)	12.5(5)
總計	100(497)	100(461)	100(40)

您是否同意「我以身 為客家人為榮」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正向態度	94.9(693)	96.4(215)	91.1(41)
負向態度	5.1(37)	3.6(8)	8.9(4)
總計	100(730)	100(223)	100(45)

客家族群比較相信哪一族群？以第一個指標而言，無論是完全顯性、顯性或完全隱性客家人都認為「都一樣」，不分族群都加以信任；其次是最信任自己人（客家人）；但隨著隱性程度的提高，而相信客家族群的比例也相對降低，如僅達 22.4% 相信客家人，相較於完全顯性的 29.5%、顯性的 31.6% 確實降低很多（表 14）。以第二個指標而言，完全隱性的客家人相信客家人的比例僅有 10.3% 更低，顯性客家人相信客家人的比例（48.1%）高於都一樣（45.1%）的比例。

表 14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族群的信任度

p*** < 0.05 在你的朋友當中，您最 相信的哪一族群？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 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福佬人	0.2(1)	0.6(3)	2.0(1)
外省人	0.6(3)	1.0(5)	2.0(1)
客家人	29.5(152)	31.6(161)	22.4(11)
原住民	0.4(2)	0.6(3)	0
都一樣	62.4(322)	56.2(286)	53.1(26)
不知道（很難說）	6.4(33)	9.8(50)	20.4(10)
不願意回答	0.6(3)	0.2(1)	0(0)
總計	100(516)	100(509)	100(49)

p*** < 0.001 在你的朋友當中，您最 相信的哪一族群？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福佬人	0.4(3)	0.4(1)	1.7(1)
外省人	0.8(6)	1.3(3)	0(0)
客家人	26.3(206)	48.1(112)	10.3(6)
原住民	0.6(5)	0(0)	0
都一樣	62.1(486)	45.1(105)	74.1(43)
不知道（很難說）	9.3(73)	5.2(12)	13.8(8)
不願意回答	0.5(4)	0	0(0)

總計	100(783)	100(233)	100(58)
----	----------	----------	---------

表 15 中的兩個指標與社會階層的自我認知度兩者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關係，無論是完全顯性、顯性或隱性客家人都自認為屬於「中層階級」且認同比例都高達六成以上。

表 15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社會階層的自我認知度

p*** < 0.001 如果社會可分為上層、中上、中層、中下、下層等五個階級，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上層階級	5.3(24)	1.8(8)	2.9(1)
中上層階級	16.8(77)	25.5(115)	17.1(6)
中層階級	59.3(271)	62.7(283)	62.9(22)
中下層階級	15.8(72)	8.1(36)	14.2(5)
下層階級	2.8(13)	2.0(9)	2.9(1)
總計	100(457)	100(451)	100(35)

p*** < 0.001 如果社會可分為上層、中上、中層、中下、下層等五個階級，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上層階級	4.1(28)	2.3(5)	0(0)
中上層階級	18.9(128)	25.6(56)	29.8(14)
中層階級	60.3(408)	63.5(139)	61.7(29)
中下層階級	13.4(91)	8.7(19)	6.4(3)
下層階級	3.2(22)	0(0)	2.1(1)
總計	100(677)	100(219)	100(47)

表 16 中的兩個指標與是否要求子女一定要學習說客語，兩者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關係，以第一個指標而言，隱性客家人較「不會」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約 62.9%、至於完全顯性或顯性客家人則較「會」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以第二個指標而言，隱性客家人「不會」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的比例更高，高達 85.7%。

表 16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子女要求學習說客語的程度

p*** < 0.001 是否要求子女一定要跟您學習說客家話？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會	68.6(300)	58.2(210)	37.1(13)
不會	31.4(137)	41.8(151)	62.9(22)
總計 ⁶	100(437)	100(361)	100(35)

⁶ 此處尚包括回答不知道、無意見之受訪者，故「會」與「不會」兩者加總結果，未必等於第三行之「總計」數據，以下情況均同。

p*** < 0.001 是否要求子女一定要跟您學習說客家話？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會	63.7 (399)	69.2 (119)	14.3 (5)
不會	36.3(227)	30.8 (53)	85.7 (30)
總計	100(626)	100(172)	100(35)

從表 17 中的第一個指標，其與會不會希望子女盡量嫁（娶）客家人這個變項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關係。無論是完全顯性、顯性或完全隱性的客家人都不會要求子女一定要嫁（娶）客家人，但不會程度最強者仍以完全隱性客家人，高達八成八。第二個指標，亦與會不會希望子女盡量嫁（娶）客家人呈現非常顯著的統計關係，顯性客家人「會」（57.8%）的比例高於「不會」（42.2%），完全顯性或完全隱性則是「不會」強迫的比例高於「會」的比例，其中尤以後者之比例最高，接近九成的隱性客家人都不會強迫子女的婚姻一定要嫁娶客家人。

表 17 顯性與隱性客家人口對子女希望盡量嫁（娶）客家人的程度

p*** < 0.001 會不會希望子女盡量嫁（或娶）客家人？	當你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時，您會主動說您是客家人的身份嗎？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會	23.8(84)	38.6(120)	19.2(5)
不會	76.2(269)	61.4(191)	80.8(21)

總計	100(353)	100(311)	100(26)
----	----------	----------	---------

p*** < 0.001 會不會希望小孩子儘量嫁（或娶）客家人？	你的周遭朋友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客家人？		
	完全顯性%(n)	顯性%(n)	完全隱性%(n)
會	22.6 (113)	57.8(93)	10.3 (3)
不會	77.4(387)	42.2(68)	89.7(26)
總計	100(500)	100(161)	100(29)

四、質化訪問結果分析

根據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影響客家族群影響的五大因素都交互存在於每一位客家受訪者觀念中，只是因素影響力的不同而已，以下將比較代表性的受訪者之意見加以整理分析如下：

（一）弱勢族群說：

當兩個族群勢力不均等時，弱勢族群很容易隱藏其身份，融入於強勢族群中，成為隱形的身份。某受訪者約三十五歲，服務於公家機關，其看法可以顯示弱勢族群說的意義：

沒有辦法呀！客家人本來就佔少數嘛，三、四百萬人，太少了，不隱形也不可能！就好像元朝蒙古人進入中原，清兵入關，武力夠強大吧，但最後都被絕大多數的漢人所同化！「以大吃

小」，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今天客家人的悲哀就是輸在人數上，人多了，文化與語言的力量就展現出來了。

(二) 文化融合說：

台灣本來是一個地窄人稠的地方，1949年以後的台灣社會是一個包含中國各省民眾的移民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包含著各種不同的世俗文化型態；經過長期彼此水乳交融的結果，作為少數人的客家文化很容易被多數人所習慣的福佬文化所同化，從而逐漸失去其特色。如某受訪者為文史工作者，四十多歲，就認為文化融合是造成客家隱形的主要因素：

甚麼文化融合喔？就是使客家文化消失，失去特色最好的方法囉！表面很正義呀！你想看看，在很多場合，大家都唱福佬歌、說福佬話，你不懂就不合群，就不夠本土，很難得到朋友們的諒解。政治上也是一樣，總統、立法委員等這些政治人物誰講客家話溝通？扭開電視，都是台語節目嘛！前段日子很紅的節目，如台灣龍捲風、親戚不計較等，反映的都是閩南文化嘛！久而久之，客家文化就消逝了。因此，客家文化要在文化融合的旗幟下，必須勇敢地站起來，表現自己文化的特色，不要退縮；否則就只有在閩南文化中去找到遺跡咧。

(三) 語言流失說：

客語流失的嚴重性，是構成隱形族群的主要因素，在福佬話成為台灣最流行的語言後，不說福佬話就趕不上流行，就不上道；客家人相互見面，若不說自己是客家人，很少使用自己的母語，客

家聲音在群眾社會中愈來愈少聽到，當然就愈來愈隱形了。如某位年輕學子，研究所肄業，父親為客家人，母親是閩南人，他可以講很流利的福佬話，卻聽不懂客家話，成為非常典型的消失的客家族群：

從小時候開始，我很少聽父親講客家話，只有偶而家鄉朋友來家裡拜訪時，才會說客家話。為什麼在家裡不說客家話？我想主要是因為福佬話比較普遍，溝通起來很方便，在社交那種場合，講客家話，大家都聽不懂，感覺怪怪的！或者說國語，也好溝通嘛。你剛才問我，自己有沒有感覺是客家人？老實說，一點也沒有！這樣的情形下，客語不說也沒有關係吧。

(四) 歷史包袱說：

客家人隱形的最原始因素恐怕是來自於過去閩客械鬥的陰影，這樣的歷史包袱，有時候確實存在於閩客意識比較強烈的族群當中，例如某位五十五歲的工人，平常都用國語溝通，很少人知道他是客家人，也不說客語，其原因是歷史因素使然：

閩南人與客家人以前不是有打過架嗎？關係不好啦。人在屋簷下，低頭一下好了，保持君子風度嘛。我記得義民廟就是祭拜打架而死亡的那些義民吧！對不對？現在大家都很民主，很講究法治，應該不會有動手的情形。可是，心結還在啦，我父親以前就告訴我不要娶閩南女孩，很難相處，沒辦法，歷史心結嘛。

(五) 自利動機說：

當然，許多人願意學習客語，很重要是基於對自己工作上或實際上的方便，不必刻意去強調學習客語；特別是今天政府的政策本來就強調英語的重要性，母語更顯得微不足道。如某位受訪者二十五歲，新竹客家人，但卻從不說客語，朋友們以爲他是道道地地的福佬人，他說：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英語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語言，人事行政局也對於英語檢定及格的公務員都有升等加分的優待，在這樣的情形下，加強英語，是不是比加強母語更重要呢？學客語有甚麼好處呢？用不到嘛！你說的客語認證，我也不當小學老師，實在沒有甚麼好處。所以說，為了工作上的方便，為了交朋友的方便，如果客語能夠達到這種便利性的要求，我會自動學習客語。但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這樣的需求。

從前述質化訪談結果來分析，從前述文獻中所歸納出影響客家隱形的五種因素都確實存在於受訪者的腦海當中。

五、塑造台灣族群結構新秩序

綜合前述的實證調查，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 一、隱性客家人在桃竹苗客家地區的比例大約不到 5%，若以全國人口數粗估達 440 萬爲例，⁷全國隱形客族約有 22 萬人，桃竹

⁷ 客家人口到底有多少？須視採用何種定義；此處係根據楊文山（2004: 24）

苗地區客家族群約佔全國客家人的半數，故在此地區之隱形人口大約爲 11 萬左右。

- 二、客家區域與非客家區域進行客家隱性人口比例的比較，以第二項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客族隱形化指標來分析，非客家區域的隱性比例，約爲 9.4%，依推估，全國至少有 40 萬人左右。
- 三、從社經背景分析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比例結構，大致上是：男性多於女性，教育程度愈高，則隱性化的趨勢愈爲明顯；以職業類別來看，最容易隱形化的族群是學生，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如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專業人員）、再其次是家管與無業者，至於性別則不是顯著因素。
- 四、至於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的語言使用情況，隱性化程度愈高者，其客語能力愈差；其子女的客與能力亦連帶受其影響；在完全隱性客家人當中，小孩「完全聽不懂」的比例約爲 48.7%，「說得不流利，只聽懂一點」的比例爲 20%，兩者合計五成，可見愈趨隱形化的客家家庭，則其子女的客語能力明顯退步甚多，值得警惕。與配偶、父母、鄰居、同事、同學或朋友最常使用「福佬話」溝通者，其隱性化的趨勢通常甚爲明顯，其隱形化程度較使用「國語」者更爲明顯。
- 五、顯性或隱性客家人口的族群認同，隱性客家人較傾向於不同意「客家族群爲弱勢族群」的看法；他們雖然「以身爲客家人爲榮」，但完全隱性的尊榮感程度較顯性客家人爲低；且他們相信客家族群的比例亦相對降低。隱性客家人自認爲屬於「中層

以「多重認定」方式來界定客家人，總共有 441.2 萬人。

階級」，且認同比例都高達六成以上。隱性客家人「不會」要求子女學習客家話的比例甚高，約有 85.7%。接近九成的隱性客家人都「不會」強迫子女的婚姻一定要嫁娶客家人。

六、以文獻所歸納出來的客家族群隱形的五大因素著手，根據質化訪談結果發現，這五大因素確實存在於現實的客家社群當中，構成影響自我隱形化行為的重要因素。

根據前述的分析結果，似乎與一般常識上的價值判斷相差不多，諸如客家族群在「非客家區域」的隱形化情形較為嚴重；客家族群自我隱形化的結果使得其自身與其子女的客語溝通能力退步。在福佬話成爲當前主流的語言趨勢下，只要客家族群與配偶、父母親、鄰居或同事、同學或朋友經常使用福佬話進行溝通者，則其隱形化的情形就甚爲嚴重。客家族群自我隱形化的結果，當然使得其對自我族群認同感明顯降低，特別是表現在對於子女學習客語與婚姻關係顯得更爲開放與民主，從族群融合角度而言，這是好事，然而，從客語的傳承與保留而言，則此意味著隨著隱形化現象的日趨明顯，客語與文化的傳承將隨著隱形化程度的加深而面臨消失的命運。因此，挽救客家族群隱形化的現象是政府與民間社會必須共同要走的道路。

從國外發展經驗而論，美國的黑人被視爲隱形的實例，似可對照本文加以說明。在美國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黑白種族問題始終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重大議題，在一個以白人爲主的美國社會裡，黑人的膚色是何其的突出，無所遁形；然而，黑人的權益卻經常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或生活上被刻意忽略與漠視，形成一個幾乎不存在於美國社會中的隱形人（Invisible men）（Kim

2000)。Ellison(1990)的著名小說：隱形人，透過書中的主人翁，一位非裔美人探尋身份的辛酸過程，刻畫出美國社會中白人霸權文化與白人至上的種族中心主義如何排擠黑人權益與黑人文化的過程，使黑人文化的主體性及文學傳統遭受到宰制與消音，形同一個消失於當代美國社會中的隱形人（范美琴 2000；王淑華 1996）。Ellison(1990)指出：

我「不存在」這個詞彙，出現於許多黑人的感受中，他們在社會中沒有穩定的、被認可的空間。他們的認同流浪於一個善變的，且其假定都可以被質疑的現實中；他們可以逐字朗讀，卻是不存在；他們浪跡於小巷中，成爲美國民主政治中可以被取代的人（Harlem 300）。

Ellison(1990)的小說所反映的正是一個弱勢族群的悲哀，他們被當權者刻意地阻擋進入政經權力結構中，其主體性的論述空間被系統性地扭曲，致使難以塑造獨立的文化與主體意識空間，其後代更被主流族群強迫學習多數人所認知的族群語言、文化與生活方式，於是營造出一個以白人文化爲主體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現象。這樣單向度的、偏頗的族群融合方式，意味著：弱勢族群的文化相對於優勢族群是卑劣的、落伍的，是有礙於優勢族群的發展空間與民主政治的進展；因此，Gordon（1964）說，儘管美國強調其「種族大熔爐」的多元族群融合象徵，然而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道道地地單向度的族群融合（one-dimensional ethnic assimilation），在單向度族群融合的概念下，弱勢族群極易被同化成爲另一個以優

勢族群文化與語言為主體的熔爐式同化。⁸

何以造成美國社會中的隱形人現象？公共政策學者亦從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更深度的理論觀察，他們基本的觀察角度是強調「權力」的運用、抑制與掌控對於弱勢族群的壓迫，如 Bachrach and Baratz(1962, 1963 & 1970) 的非決策制定 (nondecision-making) 理論，他們認為：權力的第一面向是指 A 命令 B 去做某件事的強制能力，此意味著權力是一種「控制行爲」；權力的「第二面向」是將某些團體所關心的議題排除於政策議程以外的權力。換言之，權力可能的表現形式是設法操縱社區的價值、迷思、政治機構與程序，將不利於己的議題排除於政策議程之外，然後集中力量於「安全議題」的分析與解決上，這種決策制訂可以稱為非決策制訂。此種設法抑制社會中某些利益的偏差動員現象，相當常見，甚至予以例行化，使得該特定利益的偏差動員掌控政策制定過程的進行，成爲一個十足偏袒私利的黑箱作業。

Schattschneider (1960) 更提出偏差動員 (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其意義是：政治活動中最重要課題是衝突的管理，所有的政體、組織或領導者都是負責處理衝突的管理者；爲了鞏固政體、組織或領導的地位，任何一個組織都會盡量利用衝突機會，犧牲其他團體的利益，以達到化解衝突、鞏固地位的目的。換言之，在民主社會中，普遍平等而多元的政治參與並非是必然的，從事參與的

⁸ 關於族群融合的概念與形式，王甫昌 (1993) 的「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有精彩的論述，他認為族群融合有三種形式：熔爐式的同化 (甲+乙+丙→丁)、教化式的同化 (甲+乙+丙→甲)、結構多元主義 (甲+乙+丙→甲₁+乙₂+丙₃)，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該文。

團體之間未必能夠和平共處，相反地，有些團體力量較大，會積極參與政策過程，並且以有利於自己的立場影響政策方向，政治力量較小的團體則被排除於議程之外，形成偏差動員 (mobilization of bias) 的現象。因此，民主社會其實是價值、利益與信仰相互衝突的政治遊戲，政府的責任在於管理這些衝突。顯然地，這裡所謂的偏差動員就是權力第二面向的淵源。根據 Schattschneider (1960) 的看法，所謂偏差動員是指犧牲他人、圖利自己之支配性價值、信仰或建制過程；從這個定義中可以知道：偏差動員不僅是一種支配性的價值信仰體系，而且更是一種權力關係的重新運作與遊戲規則的重新建立，目的在於犧牲他人的利益，俾爲自己爭取最大政治利益的過程。

Lukes (1974) 更進一步提出權力的第三面向理論，他指出權力有三種面向：第一種面向是 A 直接對 B 發號司令，加以控制，這是多元論者的主張；第二種面向是 A 透過各種手段設法讓 B 所關心的議題無法進入政策議程，這是非決策制訂論者的主張；第三種面向是 A 設法影響、形成或決定 B 的想法與價值觀念，使 B 能夠完全接受 A 的統治，換言之，權力的第三種面向是：掌權者可能利用意識型態的霸權 (ideological hegemony)，建構有利於統治者的社會意義，形塑民衆的價值觀，使民衆接受掌權者統治權力的正當性。

無論是非決策制訂、偏差動員或第三面向理論，確實經常出現在美國地方政治中，許多議會始終無法通過有關種族衝突與人權問題的保障立法，原因正是那些擁有政經權力的掌權者巧妙地運用其權力，系統性地阻擋黑人或弱勢團體所提出的族群平等或人權保障政策議題，以防止這些相關議題進入立法議程；他們採取的阻擋手段包括：脅迫、制裁、攏絡等；或羅織不當罪名，如麻煩製造者，

排除黑人議題於政策議程之外。Saggar(1991)就曾以 1960 年代英國倫敦兩個行政區的政策議程為例，有關種族議題就是一種非決策制定議題，完全被排除於六〇年代的政策議程之外。

對照上述權力三個面向理論的關照，台灣過去四十多年來弱勢族群在政經結構空間的運作經驗似乎反映了這種畸形現象，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的主體性論述一直淪於被漠視的地位。的確，從台灣政治發展歷程上看，過去多年來黨國一體的統治機構，透過權力機構制定國語政策，並且強力推行於社會與學校系統當中，形成一個強勢而普遍的溝通語言；這種現象，一直到本土化運動的開展、反對運動的興起與政黨政治的輪替後，母語政策才獲得應有的肯定與尊重。然而，正當母語政策大力推行之際，居於多數的福佬語卻成為民主政治下國語之外更為強勢的溝通語言，使得客家與原住民族群的語言與文化被排擠於日常的生活場域中，出現了嚴重的語言與文化失落的雙重危機。原住民藝術家吳鼎武·瓦歷斯（2002）在「另一種自然之隱形計畫」的創作中就指控當代主流文化與大漢沙文主義文化對於當下原住民弱勢文化的抑制，他以台灣原住民各族群圖像做為創作的主题，運用作品中原住民部分影像的「消失」來突顯出人類在「超越自然」與「人定勝天」的主流價值觀點下，挾其強大的科技文明與物質誘惑，操弄了原住民原本所生存的自然空間。

不可否認地，在過去威權政治時期，客家族群的隱形化，絕大部分的責任是由於當政者運用權力第二面向與第三面向的結果，以重視國語教育來矮化母語教育的錯誤政策使然，客家語言與文化在這樣錯誤政策的壓制下，逐漸喪失其傳承的能力，客家前輩面對隱形化與福佬化所產生的危機感與急迫感是可以深切體會的。

然而，2000 年與 2004 年的總統大選，台灣經歷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前述錯誤的政策與以福佬族群為主體的統治體制已被矯正，客家族群的地位開始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僅成立推動客家事務的客家委員會，不少大學亦紛紛成立高等客家學術研究機構，例如中央大學、交通大學、聯合大學等，開始針對客家議題進行廣度與深度兼顧的研究與推廣；加上中央與地方政府客家事務主管機關首長努力發揚客家精神，行銷客家文化，終於客家的聲音與知名度在台灣社會中逐漸揚升，客家族群已經不再是居於邊緣地帶的弱勢族群，而是令人驕傲的少數族群。

客家人向以硬頸精神而自豪，但硬頸精神的倡揚應開始於我群意識（sense of we-ness）的認同與肯定出發，勇敢地面對弱勢地位的現實，客家族群應該勇敢地表露身份，以內含式的（inclusive），而非以排外式的（exclusive）態度堅持在野的民間立場，成為「永遠的非主流路線」。⁹正如客家雜誌中的社論所云：「隱形族群就是不存在的族群，客家人要走出悲情，要證明自己的族群仍是存在的」（客家社論 1996）這樣積極正面的態度是客家族群破除隱形化的基本心態。

從語言保障政策而言，紐西蘭毛利（Maori）人的奮鬥經驗是值得學習的。紐西蘭的少數族群語言是毛利語，佔紐西蘭人口的 13%，由於紐西蘭政府視其為兒童學習官方語言的障礙，故使用各種威脅利誘手段，迫使毛利人改變語言習慣，使得在 1970 年代毛利人能說母語的比例僅有 23%，而絕大多數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後來由於

⁹ 此處借用管仁健（1995）的說法，客家族群的人數太少，比例僅有 15%，不可能成為主流族群。

積極展開母語復興運動，乃逐漸復甦（客家社論 1996）。

誠如吳鼎武·瓦歷斯（2002：125）說的：「世上不存在具有隱形超能力的台灣原住民，而是存在一群能讓原住民文化消失的無知政客、短視近利的商人與文化流氓。」因此，對於客家族群而言，如何讓台灣民眾真正體認客家文化精神及其如何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以爭取文化主權，才能在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號召下，破解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與語言中心主義的宰制與壓迫。無可否認地，目前台灣社會中，文化多元主義的聲浪正是方興未艾，此意味著各族群得以在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情形下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然而，我們更盼望客家族群不僅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價值觀下取得其應有的展演與論述空間，而更正確的看法則是在多元結構主義發展客家族群的主體性意願與能力。

對於少數族群文化的尊重是公共政策正義觀的顯現，要打從內心深處去認同、肯定客家文化作為台灣文化的表現，盡量消除對於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或偏見，以免除客家族群作為弱勢地位的憂慮與徬徨下而退縮成隱形的自閉現象。當然，台灣的客家族群必須充分體認客家與原住民的地位不可能是相提並論的，故不能指望客家族群享受與原住民同樣的優渥待遇，故必須重新站起來，恢復自信，學習站在與福佬、外省、原住民與新住民文化平等基礎上，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如此才能將客家文化從多元文化主義進展到多元結構主義的社會。

李亦園（1999a：132）在「文化批判的人類學趨向」一文中指出：「我們一向以自己的所有為是，對周邊的少數民族只求向我們學習，我們沒有想到別人的文化也有若干可供借鑑之處」。其實，與其

呼籲客家以外的各個族群嘗試學習客家文化，還不如客家族群本身應該有自信心，勇敢地表顯其作為客家一份子的身份，畢竟在今天重視台灣主體性與本土化的主流趨勢下，少數的族群文化反而成爲一項值得學習、發揚與保存的文化。

台灣是移民的新故鄉，福佬、客家、外省、原住民、新住民（外籍新娘與其後代）在這塊土地上孕育了「異中求同，同中求異」的多元文化象徵，如果台灣成爲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好象徵，客家文化絕對扮演一個關鍵角色，其原因就在於客家文化本身蘊藏著豐富的先民智慧與資產，滋潤了多元文化的特色；在這個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中，客家族群千萬不要抱著被壓迫者的悲情，延續著福佬化與隱形化的對立情緒，使得美好的族群關係蒙上尷尬的陰影，這樣的心態不僅無助於客家危機的化解，而且更可能壓縮了客家人的生存空間。唯有以健康的心態看待客家人的隱形化，則客家文化的光榮才能成爲所有台灣人的驕傲。

附錄一：桃竹苗客家區域的客家人口數目與比例

「台灣地區重要客家鄉鎮市」係指客家人口在 40% 以上之鄉鎮市，根據行政院客委會委託楊文山（2004）所主持之「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客家人口在 40% 以上之鄉鎮如下表所述：

縣市	鄉鎮市	總人口數(人)	客家人口推估數(人)	客家人口百分比(%)
桃園縣	新屋鄉	49,574	41,326	83.4
	楊梅鎮	135,135	91,280	67.5
	觀音鄉	55,633	32,269	58.0
	龍潭鄉	109,764	63,544	57.9
	中壢市	340,047	193,217	56.8
	平鎮市	198,614	111,020	55.9
	新竹縣	峨眉鄉	6,320	5,954
北埔鄉		10,527	9,819	93.3
橫山鄉		14,860	13,600	91.5
關西鎮		32,896	29,878	90.8
新埔鎮		36,486	30,817	84.5
芎林鄉		20,592	16,673	81.0
竹東鎮		93,048	68,848	74.0
寶山鄉		13,163	9,354	71.1
湖口鄉		70,619	49,199	69.7
竹北市		100,771	53,625	53.2

	新豐鄉	48,119	25,611	53.2
苗栗縣	三灣鄉	7,621	7,479	98.1
	公館鄉	34,717	32,591	93.9
	頭屋鄉	12,188	11,434	93.8
	銅鑼鄉	20,624	19,101	92.6
	獅潭鄉	5,356	4,832	90.2
	大湖鄉	16,911	14,739	87.2
	三義鄉	17,986	15,480	86.1
	苗栗市	91,273	77,091	84.5
	西湖鄉	8,342	7,025	84.2
	頭份鎮	91,242	75,911	83.2
	造橋鄉	14,124	11,673	82.6
	南庄鄉	11,911	9,686	81.3
	卓蘭鎮	19,246	15,221	79.1
	泰安鄉	5,548	2,982	53.8

參考書目

- 〈社論：存在才有希望〉，1996。《客家雜誌》67：1-3。
-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頁53-97，收錄於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
- _____，2004，《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
- 王淑華，1996，《重建隱形另類：艾里森的隱形人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丘昌泰、張翰璧、鄭曉峰，2004，《桃竹苗客家地區社會變遷調查成果報告》，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主持，客家社會所與客家語文所、客家學院協同主持。
- 吳鼎武·瓦歷斯，2002，〈從自然生態觀點看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困境：隱形計畫之創造論述〉。《中原設計學報》4（1）：109-127。
- 李亦園，1999a，《文化的圖像（上）：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台北：允晨文化圖書公司。
- _____，1999b，《文化的圖像（下）：台灣山地社會問題》。台北：允晨文化圖書公司。
- 李喬，2002，〈台灣客家的情結與公共政策〉。發表於「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清華大學：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年6月21日-22日。
- 范美琴，2000，《游移於疆界之間：雷夫艾里森隱形人中的置位與定位》。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徐正光，1994，〈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客家雜誌》46：12-26。
- 徐正光主編，2002，〈序：塑造台灣社會新秩序〉。《徘徊於族群和現

- 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書局。
- 徐正光、蕭新煌，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 曹逢甫、黃雅瑜，2002，〈客語危機以及客家人對客語和政府語言政策的態度〉。論文發表於「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清華大學：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年6月21日-22日。
- 梁世武，2003，《臺北都會區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黃河，2002，《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黃宣範，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社。
- 楊文山，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 管 健，1995，〈忍見客家成「隱形」〉。《客家雜誌》66：34-36。
- 劉純杏，2001，〈客家文化負面印象之辯解〉。《行天宮人文發展中心通訊》創刊號：16-30。
- 蕭新煌、黃世明撰稿，2001，《台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 戴國輝，1988，〈日帝統治下的台灣客家〉。《客家風雲》第五期。
- 羅維猛、邱漢章，2003，《客家人文教育》。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
- 羅肇錦，1992，〈看不見的族群〉。收錄於《台灣客家人新論》。台北：臺原出版社。
- Bachrach, P. S. and Baratz, M. S,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1947-1952.
- Bachrach, P. S. and Baratz, M. S, 1963,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641-651.

- Bachrach, P. S. and Baratz, M. S, 1970,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lison, Ralph, 1990, *Invisible Man*. New York: Vintage.
-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m, Margaret, 2000, "Invisible man, Oral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歐美研究》30 (1): 1-34.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Saggar, S, 1991, *Race and Public Policy: A Study of Loc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Aldershot, Hants: Avebury.
- Schattschneider, E. E,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客家研究 創刊號
2006年6月 頁97-145

研究論文

台灣枋寮義民廟階序體系的形成

羅烈師*

摘要

枋寮義民信仰創造了一個包含神位、祿位與調位的階序體系，這一體系以義民神位為核心，將捐施與經理廟產有功者的祿位與祭典區內所有信徒的調位，收納為一。體系的原動力是竹塹城外居民無主的恐慌，而決定階序高低的因素是廟產的捐施與管理。無主的恐慌包含兩種形式，其一為對別人死後無主而生的恐慌，一為對自己無主死後所致之恐慌，而這兩種恐慌在義民廟信仰裡，同時匯注於那場最初的恐慌，亦即對於林爽文役殉難者的恐慌。排解無主恐慌的辦法唯有使亡者有主，亦即將抽象的亡魂具象化為神主牌，有了神主牌之後，才能夠接受祭儀，安享蒸禮。為了安奉這方神主牌，勢必捐施土地產業以營造一處神聖空間；其次再分割神聖空間為高下階序，讓捐施者的祿位牌也得以安置。於是殉難者不再無主，捐

* 作者羅烈師，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助理教授，e-mail: asii.lsl@msa.hinet.net 本文首次發表於2004年中研院民族所「階序與權力」學術研討會，感謝謝繼昌、林開世、陳文德、黃應貴及黃宣衛等教授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收稿日期：94/04/28 接受刊登日期：95/02/09